

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半个世纪文坛巨子们的风雨沧桑

沧海风流

冷梦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沧海风流

冷梦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陈 维

封面设计:刘梁伟

书 名:沧海风流

定 价 21.80 元

作者:冷梦

ISBN7-5411-1469-3/I·1367

1996 年 1 月 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18

字数 42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题记——

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
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诗魂，一生遭际坎坷而不幸。

一个想要造反的小学徒，误入山门加入“青帮”组织；弃笔投戎后经过“西北青训班”的秘密审查被送往延安，做了林彪校长和周扬院长的门生。延安“抢救运动”屈打成招，成了刺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特务”，几度欲死不能；大别山王家店战斗中的随军记者束手被擒，战俘营中血泪交加；文坛大冤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他被钦定为“七十八”之一，沉冤狱中，灵肉俱焚；逐出作家协会又历遭流放之苦……

本书以著名诗人胡征半个多世纪的苦难生涯为经纬，展示了中国一代文化人周扬、胡风、何其芳、鲁藜、卢甸、魏巍、杜鹏程、魏钢滔、柳青等一大批文坛巨子的风尘历程，其中或喜或悲，或荣或辱，或沉或浮，鸟瞰了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雨沧桑！

楔 子

在一个不知名的年代里，从湖北木兰山下走来一队形容枯槁的人群，这队人在大别山中不知行走了多少日子，靠着北斗星的指引，一直向北，向北……

终于有一天，大别山的山脉在他们脚下横断了。举目远眺，山脚下是一条峡谷，谷中伸展出一片小小的平原。

“就在这里落脚吧！”

为首的汉子掷掉藤杖，“扑通”一声跪倒，茅草遮没了他高大的身躯。良久，他捧起一把潮湿、黑油油的泥土，泥土顺着他的指缝洒落下来，扬起一股黑色的粉尘，如一片黑雾般遮蔽了他。

“这片土地，将养育我胡氏子孙。胡氏的后人，你们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生生世世，世世生生！”

这片峡谷，叫生生寨沟。

于是，从那久远的年代开始，大别山最西端的这个山坳里，繁衍了一支姓胡的子孙。它的另外两支，仍留在木兰山下，一支叫蛟林家，一支叫蔡户家。

这个来到罗山县的胡氏祖宗名叫胡宗八。至今，在他遗下的子孙中还流传着他艰难创业的故事，那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民谣有这么几句：

胡宗八，狼又狼，日不眠，夜不困眠，一个鸡蛋咽三顿……

.....

过了不知若干年，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七年，胡宗八的不知多少世嫡系长孙降临到了人世。

这一天，生生河岸上的胡氏祠堂朱漆红门洞开，正堂香案上摆满祖宗的牌位，胡宗八的画像威严地居中端坐，俯视着他的满堂子孙。烧香，磕头，祷告，一切规定的仪式完成后，族长开启了供台旁边刻有“族谱”二字的小柜子，端端正正地续上一笔：

维丁巳年二月十九日胡家绍承祖德生一男丁，族名延璋，学名玉麒，字子祥，号秋坪……

祖父胡蓝田请来神道先生为新生小孙儿推演八字鑑书，预卜其一生的命运吉凶。鑑书为四六文体，大意说：此儿命属文曲，但一生晦星罩顶；至第六十二个年头，遇“夬卦”（乾下兑上），其解文曰：落凤坡前莫走，马陵道上休行。意即此为“凶险之年”，命中该绝……

祖父神色大变，喃喃道：“那就叫他天相，让老天爷保佑他吧。”

老天爷没有佑庇天相。这个后来以“胡征”为笔名驰名于中国文坛的七月派诗人，一生灾难频仍；相反，到了“夬卦”之年，他生命的第六十二个年头——恰在这一年，追逐了他一生的晦风恶雨才终于骤然归于宁寂平和……

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一个林彪校长、周扬院长的门生！
一个屈打成招刺杀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的“特务”！
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一个被逐出作家协会的著名诗人！
半个世纪文坛巨子们的风雨沧桑！



作者近影

何群 摄

目 录

楔子.....	1
---------	---

卷一 生生王的后裔	1
-----------------	---

第一章 生生寨.....	1
第二章 火神的谕示.....	8
第三章 药箱里的玫瑰梦.....	17
第四章 “圣安东的诱惑”	35

卷二 “抢救运动” 中的 “失足者”	48
-----------------------------	----

第五章 炼狱之门.....	48
第六章 “西北青训班”	54
第七章 天主教堂里的虔诚学子	59
第八章 死 恋.....	68
第九章 延安舞风.....	79

第十章	托孤重任·····	89
第十一章	延安的“胡风分子”们 ·····	103
第十二章	用生命写下的问号·····	114
第十三章	艺术家们的大劫难·····	123
第十四章	断肠面·····	133
第十五章	罪囚们·····	154

卷三 被俘的随军记者····· 176

第十六章	战争与爱情·····	176
第十七章	王家店的血夜·····	187
第十八章	战 俘·····	199
第十九章	铁 窗·····	211
第二十章	情 债·····	228
第二十一章	出信阳·····	242
第二十二章	逃出俘虏营·····	273
第二十三章	一对苦恋人·····	288

卷四 军队里的“胡风分子” ····· 318

第二十四章	天降凶灾·····	318
第二十五章	诗友·难友·····	342
第二十六章	沉冤狱中·····	392

卷五 耻辱柱上的诗人····· 430

第二十七章	不和的“金苹果” ·····	430
第二十八章	同室操戈的作家们 ·····	456
第二十九章	流放地·苦役犯·····	478
第三十章	国难与家难·····	499
第三十一章	“黑皮书”·····	522

尾声：大难后的“胡风分子” ····· 543

1.	沉冤昭雪的日子·····	543
2.	受株连的女儿·····	547
3.	历尽劫难兄弟在·····	555

没有做完的梦（代后记）····· 562

卷一 生生王的后裔

第一章 生生寨

1

天相坐在屋门口的石阶下，望着对面那座山发呆。当年的胡宗八就是从那座山下到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的。那座山通体墨绿，却顶着一个浅褐色的巨大斗笠状的尖顶。那尖顶从昨晚起就发出战鼓似的低沉的轰轰声。听到那声音，祖父的脸色变了，祖母的脸色变了，父亲和母亲，生生寨沟所有人的脸色变了。

金顶响了！金顶响了！金顶响了！！

金顶有如神示，生生寨沟的人都知道，每当金顶鸣响，就是灾难降临，祸端横生，战事将起。金顶里铸藏着生生王的魂魄，这魂魄，历经二百多年而不散……

当年，清兵入关，有一位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号称生生王。四方好汉云集响应，在这鄂豫交界的山头上，扯起了反清大旗。沿山脉用巨石垒起了三道寨墙，掘出一道深深的寨沟。寨墙内，石垒的寨屋，石垒的马棚，生生寨上烽烟四起，旌旗相望，鼓角相闻。清兵数次进犯，均被打退，生生王坚守生生寨数年，终于，到了垓下被围的一天，终于，到了英雄末路的一天……脚下，亲兵

的尸体堆积如山，寨墙内外的石头也被染成了红褐色，漫山的大火把生生王映得遍身血红，生生王仰天长啸一声，缓缓摘下头上的金冠，将冠扣在山顶上。一夜之间，金冠变成了石山，山石溜光平滑，不生青苔，不长青草，像一顶浅褐色的斗笠，戴在生生寨的头顶上，人称金冠顶。那顶，从没有人爬上去过……

天相五岁那年，祖父带他爬过生生寨。坐在深褐色的寨石上，祖父告诉他，你是生生王的后代。天相问，我的祖宗不是胡宗八么？祖父说，是，是胡宗八，也是生生王。胡宗八给你血和肉，生生王给你精和魂。

秋风猎猎地吹着，祖父的银须在风中飘拂。阴云越来越浓重地积聚在他们头顶，满山满坡的松树摆动着，像是满坡满岭身披盔甲的壮士，山谷中回荡着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浑厚，时而尖锐的啸声。依傍山势蜿蜒盘桓的石垒的寨墙，石垒的四四方方的寨屋，石垒的半圆形马厩，用作拴马桩的青石柱，没在杂草丛中，向青天偻蹀地袒露着颓败倾圮的断肢残骸，越过两百多年邈远的时空，诉说着当年的威武雄壮，当年那个血光冲天、寨毁人亡的凶险之夜……

你看这水洼。他看去。只剩下一、二尺高的石垒的寨墙外，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水洼，坑底汪着一泓深绿色的粘稠的水。当年这曾是一个很旺的泉眼，生生王的人马就在此饮水。生生王死后，这里发了大水，老辈人亲眼看见，一条白色蛟龙从这泉眼里腾空而去……

“生生王不会死，爷爷。”

天相极肯定地说。祖父捋着胡须沉吟片刻，指给他看东边的那座山梁。天相，当年生生王下了生生寨，往东爬上那道山梁，天热，生生王把帽子摘下来挂在树枝上，后来那里就叫纱帽岫。追兵来了，生生王下到山下的洼地，丢了红袍，那洼地后来叫红袍

注。生生王顺沟再往东跑，在沟边中了箭，那沟后来叫带箭沟。生生王带箭再往前跑，血流尽啦，那地方叫尽命沟，后来，人们嫌这名字不吉利，改叫净水沟。孩子，净水沟坡上的石庙就是生生王庙，庙后面就是生生王的石墓，那墓如今还在……

祖父突然不讲了，他看到他的孙儿眼里噙满了泪水，

“不！生生王不会死的！”

天相仍固执地肯定地说。

他想，生生王根本没有离开生生寨，他肯定变成个山神了，就住在生生寨的心脏里，不然，他那金顶怎么会响呢？

一团红霞罩住了金冠顶，金顶像燃烧似的，带着不祥的像在水血里浸染过的血红色……

2

金顶响了。

生生王的魂魄在告诉他所钟爱的百姓：做好战乱的准备。

在天相的记忆中，金顶鸣响过两次，两次都有战事发生。

那一年冬天，金顶鸣响过一次，祖父便惴惴不安起来，果真到了后半夜，篱子的狗狂吠起来，紧接着，院门被撞得山响，一家人夤夜惊起，三叔父一头撞进门来。三叔父是武汉共进中学的洋学生，平时一身挺挺刮刮的白西服，那晚斯文学子顾不上半点斯文，光着个膀子，只穿了个裤头，在冰天雪地里跑回祖宅。等到冻得全身乌青，嘴唇乌紫，面色死灰的三叔父缓过劲儿来，他带给一家老小一个骇人的消息：信阳城被围困了，他的父亲，天相的二祖父，一家人被围困在信阳城中。

二祖父胡吉丹是位律师，清末民初洋务运动时，在武汉刚兴办的政法学堂攻读法律，学成之后，他的许多同窗飘洋过海留学

深造去了，胡吉丹却装着一脑门向蒙昧民众提供法律武器的匡世思想，在信阳城中挂出了“律师胡赞新事务所”的牌匾。胡律师在信阳城中被围困了一个冬天，等到城破之日，二祖父便举家迁回了祖宅；此后很长时间二祖父总是余悸未消，闭口不谈。后来，天相断断续续地听说，当时信阳城中连牲口都吃完了，街道屋檐下到处都是冻馁交加倒毙的人的尸体，雪把尸体覆盖了，狗拖出来吃掉，人们再把吃人肉的狗打杀，人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狗肉还是人肉。

二祖父被围困在信阳城中后不久，父亲又被围困在宣化店。父亲那次被围的时间不长，因为被包围的土匪头目朱亮不久就被包围他的另一股土匪打死了。朱亮死时，怀里抱着爱妻，那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年轻英俊的朱亮很快脱掉凡胎成了神。他罹难的地方，离宣化店十里地的乌子铺成了香火很旺的热闹场所，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向这位前土匪烧香磕头，求签问卦，朱亮似乎颇能够改恶从善，孜孜不倦地回答着人们稀奇古怪的各种提问。

父亲和二祖父相继被围，给天相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恍惚觉出，他降生的这个世界极不安宁。

本来，生生寨是一个平静的、与世无争的农家乐园，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世外桃源变成了乱世中的一叶小舟，险风恶浪掀动着它，将它忽而抛向东，忽而抛向西，在漩涡中不宁地转个不停。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里属于南北两军交叉的地带。它的西边，豫南重镇信阳，后成为国民党中原军事重镇之一。它的南边，属于鄂西北的黄安、麻城一带，后来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大别山根据地。这一地区孕育了后来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天相的二祖父被围困的那次，实际上是红白势力的一次较量，当时南军（即北伐军）中的

一支从武汉北上进至信阳，被跟踪而至的吴佩孚部队包围。三个月后，南军终于寡不敌众，城破后被悉数绞杀。北伐战争在这个地区搬演了一幕悲壮的血剧，降下了沉重的帷幕。

除了红白南北两大势力外，当时在罗山、光山一带还有几股并不为任何信仰、只为争地盘而拉锯般在这个地区穿梭往来相互火并的土匪势力。在乌子铺荣擢仙位的朱亮是鄂西黄安一带的土匪，罗山有两股土匪势力，其匪首一为彭小二，一为陈耀剑，光山的土匪首领叫范浦安。这些能够流传下“芳名”的土产小军阀都是匪类的佼佼者。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土匪多如牛毛地散布在这一地带，正所谓“世风险恶，盗贼四起。”

天相坐在屋门口望着生生寨发呆的那天黄昏时分，突然响起了枪声。枪声很近，子弹像是从头顶上飞过似的。西面山梁上可以看到人影在活动，那山梁光秃秃的，影影绰绰，像是匪兵在行军打仗。埝子里乱起来了，呼儿唤女声，鸡飞狗叫声响成一片。父亲一手拉住天相，一手拖着弟弟，就随人群乱哄哄往西北跑。天相被拽着，回头大喊：“爷爷！爷——爷！”

爷爷双手拄着拐杖，僵直地站在屋门口。天相已经被拉得很远了，还能望见爷爷的身影。他突然感到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戚之情，每次跑反，他都会涌出这样一种感情；每次他都觉得爷爷和祖宅，还有心间那美好的和珍贵的，都失落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去处……

3

这天半夜，他们跑到了大别山丘陵地带的林家洼万家舅舅家。

母亲祖上在清朝时曾是个名门望族，她的近房祖叔万云路任过翰林编修。后来家道中落，母亲幼时失父丧母，由婢娘养大。婢